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
第十五回 海上雲縱春風設帳 天涯浪跡舊雨聯牀

壬辰正月初八日，秋鶴從橫濱動身，路上小有勾留，十六日始到長崎。訪見蕭雲，豈知致和新故百日。蕭雲丁外艱，執手之下，傷感了一回，又安慰了一回。秋鶴就住在蕭雲日報館裡。原來該館開設之後，四處風行，每日出報三萬餘張，館中機器兩架，以汽力代人，每架僅用兩三人足矣。秋鶴道：「現今美國新制一種印書機器，其取紙、分紙、剔紙、折紙皆不用人，但將原刀紙張放在架匣，機器自能取去分開壓平，一張一張的送到刷印處印好，隨即折疊好，封好，封條上印有牌號，然後在機右後面出來。每點鐘可印報二萬七千餘張，惟折報不過十四等。一張的六處，兩張的四處，五張的三處，五十張的一處。」蕭雲道：「我也聽見太晤士報裡的朋友說起，但我這機器字模是租來的，也不去更動了。」當夜無事。次日同蕭雲講明白了，不用他陪，願獨自隨意遊歷，又向蕭雲借了川資，倒也逍遙自在。原來長崎隸屬肥前部東以築後川界，築後東以連山接築前。其西南二方，當峽角之半，千形萬狀，如孔雀形尾散張於南，足履於西。首向夫東部，分十一境。首邑曰佐賀縣，縣東有南行細流數十支，入築後川。西有嘉瀨、牛津、高橋數河，水勢極小，從此向西南。當鳥背之處，與築後正相對抱。海灣曰有明衝，與築前接界處有基山，脊振山佐。賀西北有舟山、天山、領巾振山，一帶山峰。其西一水從南來，西合波多川，北入海，曰松浦川。河口之西，有埠城，曰唐津。唐津西北半島之地，有小峽數處，如鳥爪西回，其曲灣如鳥足中間之處，灣口有鷹島，福島盡頭為伊萬里。西有天半島，又向西北峽角三面亂出形，如鳥足。後距之西有高黑島，鳥身之地多小山，溫泉到處皆有。東之溫泉曰右湯，在佐賀西首，西之溫泉曰武雄，在伊萬里之東南，鳥臀盡處曰大村勝地，其東南為諫早地峽。過了這處，便如鳥尾三分，下者根細，而後面甚大。其頭向後距，故尾足之間，抱大海灣一，曰大村灣。而兩尾之間為長港，長港盡頭的地方，就是長崎。恰在鳥中尾之莖，其地商務熱鬧，市井繁華。水道一線，直通中國上海。中尾之頭，別有小峽橫出，曰野母。崎上尾向東南，就是半島，地勢甚狹，名曰愛津。半島當中，有火山一座，亦有溫泉，故名溫泉岳。南首有方丈岳，東邊亦有島，原為足之下，有平戶島，屬松浦。地勢狹長，中有海峽，平戶西南，更有五個小島。最近者形如十字，曰中通島。其西首三島皆小，有名福江島者最大。其餘海中島嶼雖多，不過鳥翎小跡。長崎港灣屬肥前境者，在彼杵郡，東西十三町，南北一里有餘，水深四丈至十三丈，港又曲折向南，折而西，有香燒島。蔭尾島數嶼，擁於港口。日人稱九州第一好港，同郡浦上村淵大島崎之東南三十間，有暗礁，曰短板瀨，大可三間。又同村瀨助浦東首一町，有暗礁，曰橫瀨，東西大可二十四間，南北十三間。又同村立神的東首稍偏向南二十間地，有暗礁，曰前瀨，大方三間。又同村西泊男神的東首稍北六間地步有暗礁，曰方主瀨，東西大一間半，南北二間。又同村木鉢神崎的西六町地步有暗礁，名傘瀨，大方二間。又小倉村的西一町地步有暗礁，名長布，大方三十間。以前所說的礁，都在長崎的港灣裡面，潮退可見其頂。其餘港灣也不知其數。

秋鶴住在此地，日日的考求，只苦沒得測量的儀器東西，又沒得地輿熟悉的鄉導官請他指點點點，不過自己把書籍來校對校對，消磨歲月。有時又自己思想學他這種經濟，世無知己，權不能專，要他何用。這麼一想，也就自暴自棄起來。一日出門了四五日回來，蕭雲接見了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？教人好找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天地懸匏一身如贅，何處不可去呢？」蕭雲正色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同你說，你又是這個樣子。」秋鶴道：「到底什麼事請教？」蕭雲道：「舍親陽芝仙表弟，前數日到這裡，他的尊翁是弟的姑丈，號子虛，是一個頭等參贊官，現在東京，他的家眷一起在這裡，有一位小姐要請一個博學先生開導開導，他因曾聞他的親家顧士貞說起吾兄的名望才學，要想見見。無意中弟同芝仙說起尊名，現在他就歡喜得不得了。他說家父常常說起，今在這裡，不可錯過。叫弟轉圈介紹，他在這裡等了兩日，有公事緊要，實是不能等了。臨去時節，他再三叮囑要弟留住吾兄又說道：「回去後必有電報來的，弟說吾兄現在無館，如此賓主，到是相宜的，就專主把吾兄薦了一百五十金一月，芝仙舍弟答應了，先留下一個聘書。五十元聘金在這裡，今早子虛姑丈有電信來，務要弟同著吾兄到東京，說無論就館不就館，要同來一見的。又有贈你的詩四首，你看了便知道了。」說著就把贈的詩及聘書聘金電報交給秋鶴，秋鶴看了一遍道：「日京亦是要地，弟本要去頑，既蒙令親謬愛，想是不錯的。人生不過知己，意氣既投，不可自高聲價，況是閣下保舉，弟就遵命罷。且到了再作計較。」蕭雲大喜，次日就治起裝來，正月二十八日，兩人就在長崎動身，赴日本西京。一到之後，彼此相見，顧士貞也特來見了，彼此投機，自不必說。

蕭雲回後，子虛就修理一個書房，請他住下，芝仙朝夕請教，抵掌談心，就同他拜了異姓兄弟。子虛就命雙瓊小姐從他學習。小姐詞章之外，頗愛格致機器化學，秋鶴本自己的所知，盡心教導。惟每喜出遊，往往三四日不歸，或流連山水，或寓趣煙花。到了十一月初，有俄國勘界官寫信來請他，子虛那裡肯放，芝仙也教他莫走，秋鶴卻欲一遊北方，以遂素志。自念說明白了，是不能走的，就寫了一個信，作了一闕留別詞，放在書房裡硯台底下，把九個月的薪水剩了六百元，放在抽屜裡，他竟不別而行。比及子虛等曉得，已是難追，只得罷了。所留的薪水，秋鶴要還蕭雲的，就寄了去。正是：

名士本如不羈馬，風塵甘作可憐蟲。此行又是離家燕，欲把平生眼界空。

秋鶴到得上海，方知並非俄國的勘界官，是一個廣東大書院裡考過頭等的大學生，姓林，號友香，是一個極富的富戶，要出洋去遊歷遊歷，特請一位勘界大臣，向外務部請得照會，恨無伴侶。友香本與喬介侯相交，就請同去，介侯那裡肯遠出，就想著了秋鶴，把他薦了，又恐秋鶴在日本有事，不肯來，故哄他勘界，說是與欽差同走的。豈知秋鶴有志北游，就不哄他也去的。及見了友香之後，方始恍然，秋鶴道：「我弱冠以前，英法南洋都去游過了，不過俄德未去，除卻兩處，我是不去的。」友香道：「我請的照會，是未填定地名的，隨老兄所去，就是別處也好。」秋鶴方才應允，就擇定十二月初三動身，乘的瑞典國輪船。介侯錢送等事完畢，秋鶴就勸令赴俄，隨同友香一船。初六日抵香港，並不稽延。初九日行抵七洲洋尾，在赤道北六度二分，天暖如暑。初十日抵息力，亦名新加坡，在赤道二度三十五分，天更酷熱，揮汗成雨。十二日入印度洋，風狂舟簸，暈不能坐。十五日抵錫蘭，在赤道西六度三十六分，有長石堤一條，以當海水，這就是釋迦佛出生處。登岸遊歷一日，凡藏經閣、臥佛庵、大教堂略略賞鑒。二十二日，到亞丁，就是進紅海的道路。次日進紅海，但見水闊連天，仍不見岸，天氣頓冷。二十六日，舟進蘇彝士河，此河凡長二百餘里，舟行極緩，且時時停歇。直到癸巳年正月初四，方到意大利國哲奴鴉地方，渡行李登岸。秋鶴同友香一路在輪船上，就請友香教教西話，心領神會，卻易貫通。初五日，坐火輪車穿過一個山洞，約數十里，行經德國地界。初八日方到俄國聖彼得羅堡京城，氣候極寒冷，其時刻晷度，比中國相去甚遠，中國午正初刻，彼處是卯正一刻十三秒有奇，相差五時四十四分四十六秒有奇。據俄國天文書籍說，聖彼得羅堡京中午正，為中國北京酉初三刻五分。上海西正五分，英倫敦已初三刻十七分三十秒，法巴黎已正九分，普伯靈已初三刻十分，意羅馬已正三刻五分，奧維也納午初四分，土小亞細亞已正三刻十四分，班馬知特已初二刻十四分，瑞司脫格力孟午初十分，比弗蘭德已初一刻，美華盛頓西初三刻，日西京戌初一刻。因地球所走的方向，有先後不同也。友香同秋鶴暫時借一個客寓住了，又去見了中國領事劉緝堂，停了三日，把這個照會托劉領事去到欽差衙門呈准，再轉奏上去，由俄國的國王批准。恰值宮中跳舞會的日期，二人也被俄王邀了。進宮這日，但見男女紛來，宮門外草地上放起五色西洋煙火，旁邊一班西樂，兩排電氣燈，共十餘盞。門口紮著一座松柏香草牌，樓上面插著日叻紅各種鮮花，小電燈數十盞。進門，西琴風灑，脫了鞋，換了端整好的皮鞋，自己鞋子另外放了一個記號，方入宮。先見國王，大家把腰彎了一彎，握了一握手，聞了一聞臉。旋王後出來，也同國王一樣見法，也有同王後親臉的。到了裡面，共有男女百餘人，喝了一杯酒，就有人到一個大殿中去跳起來，也有不跳的。但吃煙須到一間女人不到的地方，殿西北一間有大洋琴數架，幾個西女在那裡鳴琴呢。二人隨眾遊玩，吃了些點心水果，直到三更方散。換了鞋，坐馬車回寓。

過了數日，俄王把遊歷的公事發到外部，就命外部接見二人。講明了緣故，一面發文書到芬蘭莫斯科亞，與古羅斯克及亞的生

一路，直至亞俄之阿司奇恰克圖以下，蟬聯知照。又領得護照一紙，延俄通事一人料理妥帖，又在泥瓦江各處頑了十餘天。三月初四日，乘坐了火輪車東行，一路的見見聞聞，果然別開眼界。豈知友香身子寡弱，漸不耐煩起來，到了葉克鐵陵，就患起病來。因法計要西回了，秋鶴那裡肯捨，友香無可奈何，只得給了千金的資斧，自己中道折回，令秋鶴一個人頑去。秋鶴就招了一個土人換了護照，告知地方官，說一個人回去的緣故。於是分道揚鑣，東西各判。時七月十八日也。

到了七月廿二日，住在舊勉地方，捨舟從陸游了十餘天，八月初八日，抵東木地方。又住數日，十四日，到科爾勃河。渡到東首獨走街中，見有大茶葉鋪數家，生意熱鬧非常，居然也有戲館，疊閣層樓，向裡邊一望，圍場約略極寬，門上西字招牌，寫著明日准演「民變記」。秋鶴道：「什麼故事兒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就游了一番，回到寓處安睡。次日催寓中開了飯吃好，忽有一個金廠總管來見。談了長久，方走。秋鶴也就出來，到戲館中，已經開演了，就買了第二等的客位坐下。值園的送上一張戲目來，卻是演的法國民變改為民主的故事。初起法王路易十六在一個宮裡避暑，有一個大員的婦人十分豔麗，法王召進去。法王就把一根金鏈送他，婦人千嬌百媚，做出淫蕩之態，就與法王苟合。停了一回，大員出來尋妻，得了這個信，非常憤怒。後來有大員數人率同子弟騎著駿馬提了火槍，後面跟幾只獵狗，家人十餘名，到百姓田中打獵。田裡種的薯芋花麥，被他踐踏得十去大半，有百姓幾輩遠遠的望著不敢前來，但口講指動而已。未幾有議院百姓私議，忽法王傳旨叫他進京議事，就有各路的耆老紛紛前去。到京中大議院議事，外邊就有百姓謀反，又有營兵從著百姓變心。議院裡的人有威額的，有拍手的，法王親到議院裡來請議員彈壓外邊亂民。議員初時不肯，法王懇之再三，議員中有一人出場說這個事非我牟拉巴不可。法王就請他出去，其時百姓已有數千人，有兩個人搦了長槍，槍頭上貫著一個饅頭。門前有幾個人敲著鼓，前後跟的不計其數。那槍上肩饅頭的人說道：「以乎，隨惠而勃來特肥此迷辛合辛哇。」猶言：「倘你們要吃跟了我一同去也！」眾人跟了出去，有防守兵勇一隊前來阻住，被這個為首的人說了一番，防兵反服了百姓，一同去攻打國家的大監牢，一擁而進。百姓個個快心。議院的人不料此變，倒也沒了主意。法王逃到避暑的離宮，點燈去密訪一個告老的宰相，牟拉巴也來了，議論許久。牟拉巴請法王下一道旨意，請百姓自主國裡的受爵人員，及教中的祭司，皆不准管理百姓的事。牟拉巴就出來，百姓看見了，大家拍手喝采，說道：「你來了，我們有了統領了，你就帶我們去見昏王！」牟拉巴道：「王在離宮呢，你們揀幾十個明白人同我去。」百姓就來了若干人，同到離宮，不問情由，將法王同王後鎖住，牽出來，再到巴黎宮內。王後哭泣哀求，法王也哭，百姓的心軟了，釋放後叫他登樓上降諭。百姓都在樓下，也有睡在王後牀上的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怒的。正在喧擾之際，說拿破侖將軍領義兵來了，百姓大喜拍手迎接。只聽褻剝呼笑之聲，拿破侖來了，是一個白面少年，穿了提督服色。牟拉巴也去見了，拿破侖笑嘻嘻的安慰一番，百姓都紛紛散去。拿破侖也不到法王那裡，就到議院去了。此時上下議院意見不合，下議院的人要盡奪上議院的權柄。拿破侖再三調停，就請法王禪位，准改民主之國。百姓大喜，家家門前掛著樹枝，插著鮮花，好似重見天日的樣子。做到這裡，已是午後四點鐘，戲也完了。秋鶴一人走齣戲園，極為擁擠。出了門，肚裡有些餓了，要尋一個飯店吃些東西，卻走過了頭。重還轉來，走進去，只見一個人迎了出來，大笑道：「奇遇奇遇！秋哥是天外飛來夢裡相會麼？」秋鶴一認，這場快樂，平生罕有，因道：「好兄弟，秋哥這會正無聊，要一個好朋友，刻刻在這裡想你，你從那裡來的呢？天下真有這樣巧遇，好極了！」

看官你道這人是誰，看書的被作書的這樣一問，也有不答應的，也有說不知道的，惟有現在這個看書的，倒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問我是誰，我知道是誰？你作書的不知道，我看書的倒知道麼？」作書的給他譏諷了幾句，只得說了正是：

至德推先祖，梅根作鏈真。司天金轉運，亦是好遊人。

這迎出來的原來就是吳冶秋，當時秋鶴歡喜得了不得，冶秋笑道：「我也是一個人，你進來我們坐了須長談呢。」就挽了手大家到這個座頭，一同坐下。因先問秋鶴何以來此，秋鶴把上回的事說了一遍，冶秋道：「當日自兄去後，營中事務統照舊章。然經略官不得其人，大小相吞，竟至不可收拾。弟亦好動身，返舍了一回，又順道到揚州訪問畹香。據說並無著實消息，不過但有一封信寄來，托他探聽閣下蹤跡。弟後來再到京都訪訪，那裡有畹香所在，恐怕他已嫁了人。但姓賈的方充發在外，斷無此事。若說死了，何以又寄信呢？小弟實在不知道，這個緣故，也只得罷了。」秋鶴驚道：「了不得，他跑到那裡去呢？」冶秋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必定住在親戚家裡，打聽姓賈的信息。」秋鶴道：「他一個嬌弱女子，飄飄蕩蕩，那裡當得起這些磨折？只怕香愁玉碎，花落銷魂哩。」遂不覺淒然欲淚，冶秋道：「愁也無益，且再遣人去探聽罷。」秋鶴停了一會，又問道：「以後你如何呢？」冶秋道：「舍下略為耽擱，我就束裝替成觀察到德國購辦軍裝，也就回來。上年到了長安，到南天門。阿呀，實在高呢，就是楊貴妃的華清池，溫泉，也到過的。他這座浴室，嵌在山中，楊妃所坐的一塊白石，光潔無比。私處所印的地方，石上竟有血印一塊，紅得鮮豔可愛。據說他墓上出粉，不能常有的。近處舖子裡雖有出售，也是假的。聞得人說要這個粉，須跪在墓前誠心禱告，墓上自然生出來。弟就如法泡制，一連求了三次，方見墓上右首有一尺多寬的地方，生了一層潔白香粉，弟竟得了，說可以治雀癩的。」說著又叫店家換酒，煮了兩樣菜來，秋鶴道：「以後呢？」冶秋道：「長安回來住了一個多月，弟又出門進京，到黑龍江探問賈倚玉消息，究竟在那裡。若他在那裡，或者畹香也在此。豈知均無影響，弟就從烏魯木齊彎了一彎，再到伊犁，直向東行。不過帶一僕人，意欲看看俄羅斯與中國交界形勢，順便到黑海波蘭各處遊歷，看他有什麼險要，有多少水師兵船炮台，聞杜那河及尼斯脫河亦有險要處，也去見識見識。正苦無伴，豈知在這裡遇見你，實出意外。今日因走得費力，在此歇歇，意欲覓寓，你住在那裡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就在那邊，我同你一處住罷。」於是飲了幾杯，就用了晚飯，回到秋鶴寓中。冶秋的僕人押了行李也到，就在寓中吃子夜飯，自去同秋鶴的僕人歇宿不題。

秋鶴就同冶秋抵足談心，冶秋一處一處的說路上所看見的景致，說道：「烏魯木齊倒是好地方，百物價廉，人民樂業，倒比江浙地方好呢。最稀奇的該處騰格山各處，出一種似獸似人的東西，名曰紅柳娃。高一尺餘，有頭有體，有手有腳，且眉目端好，如五六歲小孩兒，笑容可掬。惟不穿衣服，自彩棕毛蔽體，嚴寒時節，不知藏在何處，稍暖就出來了。不過不能多見，這物雖異於人，實同人一樣的。他走路亦不很快，遇了人，他就逃。逃不了，就給人拿住，他便戰戰兢兢去求。人不放他，他就跪下叩頭。再不放他，就哭了。人見他這樣，多可憐他，放了。剛才放的時節，他慢慢的走，走幾步，回轉頭來，看看人。又走了幾步，再回轉頭來看，好像怕人要再去拿他似的。直等走的遠了，方才大蹣跚步走竄去，離人近的時候不敢快走的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何弗把他拿到我們南邊給他飯吃，給他衣穿，雖不能說話，倒是好頑意兒呢。」冶秋道：「他雖不能說話，倒通人的意思。但是人拿了他不放，他是寧可餓死，永遠不肯吃東西的，所以總不能拿到南邊。」秋鶴道：「他究竟是畜類，不受人的豢養。」冶秋道：「他雖是畜，倒有骨氣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冶秋道：「他情願餓而死，是傲也；不肯飽而生，是義也；不受豢養，是有守也。就是世上的人無論士大夫之類，倘有人肯豢養他，給他一事，授他一館，雖未必以國士相待，他便卑躬屈節，極意媚這主人，把這三綱五常、廉恥是非通通忘了，推其心不過但為衣食起見，有了衣食，什麼事通肯做的。譬如下屬之於上司，西席慕友之於東家，伙計之於店主，不問他給我衣食的是誰，他就事事順從，極意諂媚。沒得話想出話來，同居停說；沒得事想出事來，同居停做。居停到那裡，他便陪到那裡。他逢迎的法兒，想入非非，如趙文華之諂嚴嵩，溺壺上寫趙文華監制。周延儒崇崇禎的妃子，繡寫上刺臣周延儒恭進小字一行。捻逆宋天燕之媚蘇夫人，制一個銀子的宋逆，以口就其私處代溺器。此等人廉恥道喪，志節污卑，不及此獸萬倍呢。」冶秋又道：「今日舖中煮了一碟炙魚來，風味究竟不及西湖上的宋嫂羹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個須用醋醃吃方好。」冶秋道：「醋味之好，莫好於烏魯木齊地方的元壇醋。」秋鶴道：「什麼取了那個名兒？」冶秋道：「這個醋的起始，也不曉得了。但聽得他們父老說，當初有一個佐顏茹姓的娘子，善做這個醋，這娘子面黑而醜，大家叫他像元壇老爺，因此取了元壇醋的名兒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名兒倒新鮮得別緻呢，我將來到那裡也須去頑頑才好。」冶秋道：「你陪我在俄國頑了一回，再作道理，好不好？」秋鶴道：「也好。」二人談到四鼓以後方睡去。

次日起來，秋鶴就同冶秋起身，彼此二人或坐車，或乘舟，在各處遊歷。每無事時，或談兵，或論文，或各述忠孝節烈之事。

一日秋鶴舉畫荻教子之說，冶秋道：「這等老典故，已是陳陳相因，弟曾聽得新化縣李烈婦一事，真正了不得，最好的是絕命詞幾首。」秋鶴道：「你記得麼？」冶秋道：「什麼不記得？這個李烈婦，字玉蓉。幼時父親早死，母親楊氏，把玉蓉帶了，住在娘家。玉蓉從小極聰明，且生得貌美，舅舅也歡喜得很，向姐姐說這個外甥女要好好的揀人家，不要骯髒了，因此耽擱了幾年。到二十五歲上嫁一個姓吳的，豈知不到三年，吳因用功辛苦，就死了。夫妻情意極好，玉蓉那裡捨得呢？當時本要尋死的，因有遺腹在裡頭，所以不死。過於幾個月，生一個女孩兒，因玉蓉常常悲痛，先天不足，這個女孩兒也就死了。玉蓉自女兒死後，自己私繡手帕一方，有吳門李氏謹藏六個字。夫死既到五年，玉蓉就拿自己的繡的素襪，擺在靈座前哭祭，說道未亡人並非怕死，因要戴滿哥哥的三年孝服，再服侍母親兩年，報他從小隻身養大我的恩，現今我來陪伴哥哥了。夜裡頭就弔死。玉蓉的詩甚多，七歲時有題人家的畫松詩，有寄語畢宏休著筆，最難描出歲寒心兩句，大家就曉得他是一個烈婦呢。」秋鶴道：「絕命詞怎樣呢？」冶秋道：「他有十二別詩，先別翁姑，次別母親，再別兄弟，然後別鏡別月。我還記得幾首寫給你看。」就到桌上寫了出來，秋鶴一看上寫道：

別針

憑君為作嫁衣裳，雙手纖纖曉夜忙。泉下從今無處用，漫穿紅線繡鴛鴦。

別鏡

奩衣憔悴五經春，一任妝台暗滿塵。縱使菱花光射月，不堪持照九原人。

別花

西園春色綴蒼苔，五載含愁帶淚開。此日百嬌都破寂，任教蜂蝶過牆來。

別鶯

見浣枝頭韻絕清，黃鶯時刻慰儂情。驚眠無復寒窗女，莫向花間送好聲。

別燕

自來自去繞珠簾，玉剪依依畫閣前。他日有心尋故主，一灣草色綠芊芊。

別燈

蘭燼低吟總帳清，煩君五載照孤貞。從今長夜無由曉，不敢相攜到九京。

秋鶴不覺淒然道：「好詩，這等女子可惜可惜，我要叩他幾個頭呢。」說著就跪下去，真正叩了幾個頭。冶秋倒笑起來了，說道：「說說罷了，你真要實事求是，天下這等事不少，只怕你日夜叩頭叩不了呢。」說得秋鶴也笑了。

次日秋鶴就寫了一信，由書信館寄給程蕭雲，托其再為探聽畹香消息。二人就又動身，從黑海技禿木，乘坐火車至黑哩，再至枯榻。由梯夫力省，至裡海之八枯，再折至烏拉的鐵路，至拉斯托與隨作窪經葉克帖。向西至別薩拉必亞邊界一帶，再到拉濟成鐵路坐火車，過羅弗諾鐵路，逕至瓦爾沙窪及司加爾尼克波蘭俄德交界，沿波羅的海隨意遊玩。直至六月十三日，至裡巴住了數日，乘火車到聖彼得堡京城，繳還了憑據。這日是七月十二，是俄國定例避暑散議員的日期。有一個中國參贊姓崔號紫春的，請秋鶴、冶秋吃飯。紫春本與冶秋相識，隔日就下了請帖。到了這日午後，又差人來邀。請冶秋看這邀帖上，共請四人。上寫著：

韓大老爺秋鶴

波蘭路四十七號門牌亞利生客店

吳大老爺冶秋

同上

劉大老爺緝堂

中國領事署

陸大老爺蔭田

公家學堂翻譯處

上面寫著「即日晚六點鐘寓館潔尊候教，下寫便章恕速，某載拜字樣。」吳冶秋就在單上寫了敬陪，又替秋鶴寫了。到了晚上，二人懷了請帖到車公館來，只見劉陸兩客已到。紫春已等了一回，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二位何故來遲，再不來，打算又要來邀了。」吳冶秋道：「秋鶴看了半個月的日本華字日報，弟已催了好幾回呢。」紫春笑道：「秋兄經濟文章，弟已十年傾倒，不圖此處相會，可謂有緣。」秋鶴道：「天壤羈人，穹愁絕俗。過蒙寵召，愧感交並。」就將請帖當面繳還了，一同進來，與緝堂蔭田次第相見畢，謙讓了一回，主人就命排席。卻是中國滿漢燕席，秋鶴笑道：「好好，我已將近一年沒得吃中國菜，路上無非饅頭番芋牛羊之類，嘴裡覺得討厭。」緝堂笑道：「弟也不甚喜歡西菜，所以請紫兄辦這個菜。」紫春笑道：「弟知道二公要吃這菜，所以特請緝堂兄署中的廚司來試試手段，弟帶來的廚司不甚在行。」蔭田道：「緝兄的飲食，講究極了。」緝堂笑道：「不過胡亂叫他們煮煮，那裡算得講究呢？」說著大家坐下，秋鶴首席，次冶秋，次緝堂，次蔭田，紫春坐了主位。酒行三巡，這杯箸菜蔬果然精緻，冶秋道：「聞得欽差衙門裡有一位朋友的如夫人，是在上海寶樹衛謝家娶的，名叫二寶，他善於烹調，飲饌中最著名的。紫兄可曉得有這個人麼？」紫春笑道：「你這麼講，要罰酒。」就斟了一巨觥來，秋鶴笑道：「我們天涯知己，又不是道學先生，說說又何妨呢？這麼要罰酒，也只好悶飲了。」蔭田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這位謝夫人，就是緝翁先生的愛寵，這廚夫也是謝夫人教導的手法呢！」說得合席皆笑了，冶秋就立起身來拱手請罪道：「該死該死，恕弟不知，就罰這一杯罷。」紫春道：「唐突西施，不罰何待。」秋鶴道：「弟多言亦罰一杯。」就斟了一杯立起飲盡，緝堂笑道：「大家坐了，不要胡鬧，我們談談罷。」遂重新斟了一巡，秋鶴道：「這個酒倒極好，是中國帶來的麼？」緝堂道：「帶來的，只二十壇，尚未吃過，這是欽差送我的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們在路上喝的本地酒，終覺不能配口。前在瓦爾沙佳喝的勃蘭提，倒還像中國的燒酒，但價值昂貴。」蔭田道：「此地酒稅過重，有不能不貴之勢，那法國來的酒更貴呢？」冶秋道：「我在烏魯木齊吃的一種醇酒，說也是果子做的，卻與此地酒不同，也還便宜。」緝堂道：「二兄蹤跡幾遍天下，閱歷也算廣了。」紫春道：「二位這樣好游，保舉也不要，做官也不要，可謂清高人品。」蔭田道：「二位一路而來，所見形勢，想必熟貫胸中，可以請教麼？」冶秋道：「弟的日記不很精細，秋鶴的精神好，到一處就畫出圖樣，節節注寫明白。」緝堂道：「聞得五年前中國也有一個遊歷的人，到這裡游了一回，不像這林友香有始無終的，現在他的日記尚未發刻，刻好了必有可觀。」秋鶴道：「我也見過，可惜譯出來的字各人不同，回來總須改為一律才好。」蔭田道：「俄國近年來防備的法兒也算周密，炮台也築的多。聞得裡海西南及德國交界各處都有炮台，現在新添霍日本鐵路告成，再要添設通至中國北邊的路，恐怕還要築炮台呢。」緝堂道：「我恍惚聽見俄國的炮台未必盡靠得住，就是日報上頭登載的也有粉飾。二位既然到各處見過，究竟如何？」秋鶴道：「俄國陸地居多，無論險峻平陽，非炮台不足以自固。所以現在西鄙波蘭有堅固的炮台四處，今番弟曾去看過一個台，在佛斯兜拉河的右岸，名叫諾符基雅格乎司克。一個台在活沙省，名活沙。一台在拔軋河。名勃蘭司得。一台名愛文果拉特，在佛司兜拉河左岸。拔軋河的台最大，基勢蔓延如帶。以為波蘭門戶，因波蘭之北，就是普國的東首。波蘭之西，就是佛司兜拉河的西首。四台之外，又有小炮台，為犄角的勢兒。其來塞各勒山角，正是普魯士奧斯兩國到俄國來的要衝地方。正在波蘭的西南境，這地方也有炮台二三處。波蘭與多瑙河中央隔界的大炮台，叫佛爾納。多瑙河出海口子有地方名理軋，亦叫理加，一座炮台就叫理加。稍進多瑙河內地，杜那勃克城外，一座炮台是新築的，實在雄壯。又弼司克地方一座炮台叫弼司克，下面平陽水草萋澤。炮台裡面的藥彈房，一半在地下，兵士的房間也在地下的。多瑙河南首泥門河一座炮台，亦甚險固。以上這些炮台，是專守多瑙河的。拔軋河與尼勃河相去甚近，當中兩座炮台。一名金盆，一名屋葛執考夫，俄國南境的炮台，舊式的多。到尼司脫河口，同平奪里，各有炮台。再進去到抱白立司格及樊雅弗兩處，有中等炮台。黑海旁邊的炮台，阿呀，真是數不清楚了。」

」蔭田道：「到底記得幾個麼？」秋鶴道：「最大的一名得薩，一名納辣愛夫，一名司拔史脫巴，一名不立克。炮台盡作斜尖，垂下之勢。又在克癡同尼葛裡及恰放三處，愛力沙與他根大克兩處，築小台各一座，以壯聲勢。黑海的東首各凱尖海旁邊，有極大的炮台，最大的在波底貳禮翁河口，又南首排多地方考格昔同恰司平後兩處，這四座炮台的堅固，實在要算第一。他的鐵甲厚二尺八寸，也是尖轉角，斜出如人字式。每邊取高處十八丈，低處十二丈。台角最少六十度，名而裡蛋式。又有一個是雙而裡蛋式子，狀如並排兩個人字。一個是三而裡蛋式子，狀如並排三個人字。裡面的炮，可以斜放。最好的新式炮台，在保耳鐵克海旁邊。瑞典國的對岸，名克盧姆司達脫台，所以保護京城的。又有地方一名飛巴克，一名佛力得立失姆，一名惹癡墩山海島，一名阿蘭得海島，一名阿勃，一名亨格得，一名頭那門得而裡伐，一名那伐，均有堅固的炮台。其中最新的式子如人字，兩邊掛下，名路奈脫式子，他的角皆作尖凸出的，形狀愈尖銳愈好。彈路準頭自六十度至一百二十度，所以敵人槍炮的彈子，放到台上，被這尖銳斜角所阻，必力小而墜。又有一種四邊三而裡蛋式，彈路準頭可阻一百八十度。最多的是五邊三而裡蛋式，可阻二百四十度，但是平放終沒得這些度數，不過避拋物線的界限而已。」緝堂道：「我糊塗什麼是叫幾度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且慢。」俟作書的停一回筆，再說出來。